

# 不朽与现代性

(美)H. 约纳斯 / 著 方秋明 林伟毅 / 译

**【摘要】**文章批判了自古以来的两种不朽观,分别为经验性的不朽,包括英名不朽和影响不朽;非经验性的不朽,包括灵魂不朽和实体不朽。这些都被现代性否定了,契合现代性的不朽观是行动不朽,它是自我超越领域的不朽,是指我们存在的某种东西可能通达了不死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世俗行为对超越领域产生影响而产生的不朽。受犹太教中的生命册和诺斯替宗教中上帝的终极形象的启发,文章在这两种象征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全能的上帝形象这个“试验性神话”,认为人类的行为会建构或伤害上帝的形象,只有通过向善的责任行为,维护受到威胁的人类存在,完善上帝的不朽形象,才能获得自身的不朽。

**【关键词】**英名不朽;影响不朽;灵魂不朽;实体不朽;行动不朽

**【作者简介】**(美)H. 约纳斯(Hans Jonas, 1903 - 1993),德裔美籍著名哲学家,责任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替主义研究大师,代表作有《责任原理》《生命的现象——朝向哲学的生物学》《诺斯替宗教》,生前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研究领域有伦理学、生命哲学、宗教哲学等。

**【译者简介】**方秋明,苏州科技大学政治系;林伟毅,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世界哲学》(京),2024.2. 113 ~ 126

在下面的思索<sup>①</sup>中我将从一个我认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开始,即现代性与不朽的观念是不相容的。这是超越于现代思想精英<sup>②</sup>基于理论原因对不朽性的反对的。这些原因——为简便起见,我只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身不是决定性的。作为超验的东西,这个理念的对象(即不朽本身)是置身于证实或证伪之外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但关于它的理念却是知识的对象。因此,它的意义的内在优越性就成为其可信性的唯一标准,从而这种意义的吸引力<sup>③</sup>依然是可能相信的唯一原因——正如没有这样的吸引力肯定是实际不相信<sup>④</sup>的充分理由。不过,既然对什么是有意义的这一判断,并不仅仅依赖于逻辑自治性,而且主要依赖于判断主体的倾向和洞见,因此我们必须探究这些反对意见何以没有激起普遍的回应(unresponsiveness),还要探究不朽观仍会在我们的世俗世界中坚持或者意图恢复的任

何可能的主张,哪怕它如今已黯然失色。<sup>⑤</sup>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检视意味着对我们自身和对不朽问题的检视同样多,即便它不会使人对后者有什么新的认识,因为两千多年来要说的人们可能都说过了,但它还是可以为我们当前这有死的境况提供一些解释。

—

当代思想和不朽观念的不相容,由于本世纪已经谈得够多,且共识广泛,争议颇少,因此我可以并且也应该略述;然而,现代思想在不朽的某个意义上为这种理念提供了不为人知也不明显的出场机会<sup>⑥</sup>,并且恰恰是通过其“现代”转向提供的,对此我将不得不稍加详述。不过,这个“机会”本质上是从否定性背景上呈现的,没有这个背景,现代性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否定的方面。让我从最古老和最为经验性的不朽概念开始:名垂不朽。

这在古代是最有价值的,被认为不仅是对崇高业绩的公正回报,而且是对它们最重要的激励。<sup>⑦</sup>那些业绩必定是可见的,也即公共的,被铭记为伟大的。这英名将像它由以获得的政治共同体(body politic, politische Gemeinwesen)一样永久。<sup>⑧</sup>因此,不朽的名声永远是公共荣誉,正如政治共同体永远是人类生活。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荣誉的价值取决于授予者的判断。<sup>⑨</sup>但是,欲求荣誉,更不用说欲求身后之名,乃至对这种不朽的看重,只有通过我们相信荣誉的授予者与获得者也即公众舆论的诚实正直,才是正当合理的:相信舆论现在的启发性(enlightenment, Einsichtigkeit)和未来的忠实性——当然还有它自身永不停歇的连续性,这连续性意味着共同体的无限存续。综上所述,现代性不可能让它自身具有古希腊人那种天真的自信。只有我们能够相信选择的公正性,才有可能接受下述这种对“不朽”的选择性:它只接纳小部分,而排斥大多数。然而我们再清楚不过了,为了权力与利益,声望是如何产生的,名声是如何被伪造的,舆论是如何被发动的,历史是如何被重写甚至提前编写的。在讲究党派纪律<sup>⑩</sup>的时代,同样地,在广告满天飞<sup>⑪</sup>的时代,在这个词语普遍堕落的时代,我们忧伤地认识到,言语作为这种不朽的载体,成为谎言的媒介,正如它也是真理的媒介,而前者在公共领域出现得更多。在真理和谎言之间,词语的无意义性迅速增多,甚至不适合于任何一方,反而侵蚀彼此。<sup>⑫</sup>过去人们对一个傻瓜所讲的谎话的怀疑,如今变得更加糟糕,因为人们要怀疑它可能是由无赖捏造的谎言。

我们还知道,甚至非凡的英雄主义也可被如此有效地从公开的和证据中剔除,以至从世俗层面看,它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sup>⑬</sup>此外,如果那些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们通常以寂寂无名者为代价而暴得大名,这激起了我们对他们的鄙夷的话,那么我们现代人不幸耳闻目睹的那些极恶者就会使我们得出令人完全难以接受的观点——美名远扬者与臭名昭著者在获得不朽方面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没有人会基于以下事实而欺骗自己,否认这一观点,这个事实就

是——对那些作恶者以及模仿他们的后代来说,他们的恶名是成就而非惩罚,因此,我们时代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之流就是从他们无名的牺牲品的灭绝那里成功地攫取了不朽。

我们是否应该补充说,只有沽名钓誉者才会渴望名字的不朽,而真正自尊善良的人则安于其事业不为人知的长存(survival, Fortwirkung)?这产生了另一种经验性的概念:影响力的不朽——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每一份服务于更高目的的真诚努力所期盼的结果。然而可叹的是,我们又过于世故,以至于相信事物的世俗因果性是行为的可靠的监管者,<sup>⑭</sup>因为我们既不认为影响力有充分的价值区分,也不认为它会长久存在。清醒的判断力对此总能了解很多。但我们还知道更多前所未有的东西:监管者本身,也就是人类文明,是可以消逝的。这个新知识使名声与影响力的不朽观都失效了——甚至伟大的思想艺术作品的不朽都失效了,对此大多数人都是力争使它们不随时间而消失的:因为本身会消逝的东西不能很好地充当不朽的载体。随着现代人最近对文化与社会这种短暂易逝性质的认识的日益深刻(甚至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生存都面临危险),我们所假定的不朽,像在我们之前的所有不朽者的不朽一样,突然显得受制于少数易犯错误者可能的误判、失败或鲁莽<sup>⑮</sup>。

## 二

现在让我们转向非经验性的也就是实体性的不朽观:个人在来世的生存。这跟现代性更不同调。我不想探讨从“个人”无可怀疑的有机体基础到其由此而来的本质的不可分离性的有力推论。但是,我们是否至少仍在倾听这个假定背后非经验性的推理?如果我们不考虑对死亡纯粹生理上的畏惧,则这些严肃的推理大致可分为两类:正义;显象<sup>⑯</sup>与实在的区别,时间的纯粹现象性观念就是其中一例。这两者都给人以道德主体这种形而上学地位,也给人除了感性秩序之外还属于道德或“智性”(intelligible)秩序这种形而上学地位。这一点不应被轻易放弃。但是正义原则,无论是奖惩性的还是补偿性的

正义,根据它自身的标准都不支持关于不朽的论断。因为现世的美德或罪过都要求即时的而不是遥遥无期的奖惩,因此正义至多要求一种有限的来世而不是无限的存在来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对不该受的苦难、被拒绝的机会、被错过的幸福的补偿,在此还提出了另外的考虑,即对幸福的诉求(诉求多少?)本身一开始就成问题;被错过的满足只能根据其本来的情况得到补偿,也就是根据努力、障碍、不确定性、可错性、特定场合以及有限的时间等方面——一句话:根据(本该实现却)未实现的满足<sup>①</sup>和可能的错失。这些正是自我实现的前提,而它们也恰恰是这个世界的实际状况。在这些前提下追求我们的存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诉求。没有这些前提,没有在它们之下对机会的渴望、对挑战的热情和对成就的喜悦,那么平白获得的福祉对已失去的东西来说就只不过是一枚假币。它还会缺乏一切道德价值。的确,此岸不能与彼岸交换——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立场。

这同样包含了现代性对显象与实在之间区分的反应。我一直感觉提出此区别的唯心论哲学家可能跟外部事物的冲击太隔绝了,以至会把它视为一场舞台剧。无疑,他们对被他们贬为纯粹显象的东西是不重视的。<sup>②</sup>我们这些如今(the now)焦头烂额的人们仍坚持认真思考显象,把它视为我们事实上的实在。<sup>③</sup>在发现它造成假象的地方,我们就更仔细地审视它,以使其真相更真实显现。一无所有的荒山、生气勃勃的美貌,都是实在的直接语言。当我们骇然地看着来自布痕瓦尔德<sup>④</sup>集中营的图片,看着那些瘦骨嶙峋的尸体和扭曲的脸庞,看着这对人类肉身的可怕亵渎——我们拒绝这样的安慰,说什么这只是显象,真相是另一回事:我们就面临着这骇人听闻的真相,显象就是实在,没有什么比在此所显现的更为真实了。

或许,现代哲学最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时间最终不是实在的,而只是现象的形式,在此之下,一个永恒、本体的实在向主体呈现,主体本身也处于那个本体世界。<sup>⑤</sup>这是跟康德批判唯心论留下的可能的

个人不朽之间空洞的理论联系,它在现代思想中已成明日黄花。从对人的基本历史性的发现,到对其存在的最内在的时间性的本体论阐述,我们已经认识到,时间远非单纯的现象形式,而属于自我这类事物的本质,对于每个人来说,时间的有限性对其生存的本真性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是掩盖而是宣称我们的可逝性:我们并不希望放弃生命有限性的痛苦与辛酸,而是坚持直面虚无,坚信有力量与它生活在一起。因此,没有了慰藉人心的神秘的救生索,存在主义这个现代性或反现代性(distemper)的极端产物,就把自己抛入必死性的茫茫大海。我们无论是否接受其学说,都充分具有它的精神气质,从而在前世和后世<sup>⑥</sup>的双重虚无中,孤独地立于时间之流。

### 三

然而,我们觉得时间性并不是全部,因为人天生就有自我超越的品质,我们关于永恒观念的事实与摸索就是这种品质的隐秘标志。如果说永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永恒”则可以有其它意义——并且关乎现世,我们关于这现世的有死的经验在事态之流中超越单纯的暂存性,或许可以作为凭证。此时此地的模糊性有时好像突然在关键时刻清晰起来:如果现世为了永恒而有任何这种清晰性的话,无论多么稀罕与短暂,则它发生的时刻和形态会暗示我们,我们存在的某种东西如果不是我们的自我的实质,也可以说是通达了不死性,从而意味着我们在不朽中所占的份额。<sup>⑦</sup>我们在什么情境中以何种形式邂逅永恒?我们何时感受到无时间性(timelessness)的羽翼触动我们的心灵,并让此刻(the now)永恒?绝对性以何种方式进入我们日常生存的相对性?

我不会诉诸那不属于我的神秘经验这样的证据,如果那些经验成为证据,则它们会遭受善于心理分析的现代思想无法消除的怀疑。<sup>⑧</sup>我们会跟爱与美不期而遇,可以认为它们是永恒之光,但这种相遇也不能像我们可以随叫随到似的被唤来作为证据,这使能够得到它们的人洋洋自得,使不能得到它们的人郁郁寡欢。为了与现代性相一致,我宁愿转向一种依赖于我们自身的证据,因为在那里我们是主动

的而不是被动的,完全是主体而绝不是客体。

在我们的整个存在都卷入其中的决断时刻,我们感觉仿佛在永恒的注视下行动。我们这样,也即希望它是如此,意指为何?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拥有的明白无误的信仰或者珍爱的形象,以不同的象征方式(symbols)表达我们的感觉。例如,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将在“生命册”中产生擦不掉的记录,或者在超越的秩序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无论好坏,它都将影响那秩序,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命运的话;我们将在永恒的正义法庭面前为此而负责,或者——如果不在那儿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已没入时间之流——则由于我们的永恒形象取决于现在的行为,因此,通过此时此地我们对自己形象的所作所为,我们也要对整体性的精神形象负责,它日益增多地总结我们存在的记录,并会因我们的行为而不同。或者,我们也可以不那么形而上学地说,我们希望如此行动,以便在不可预料的世间因果进程中,无论结果如何——无论成败——我们都能借助一种即将到来的永恒,和我们行动的精神活在一起,或者在永恒之后的瞬间与这种精神一起死亡。或者,我们准备在万物的永恒轮回中看待自己,在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像现在这样泰然自若、盲目无助地看着自己反复做着同样的决定,周而复始地通过同样的假想的考验,无休止地重新接受每次轮回只有一次生命的东西。<sup>⑤</sup>或者,如果错失那种接受的确定性,至少无限的风险所带来的恐惧应该就是属于我们的。在这里,永恒与虚无交汇:“此刻”由于是时间的最后一刻这个标准而确证了自己的绝对地位。<sup>⑥</sup>像面临终结那样去行动意味着就像面临永恒去行动,如果两者中任一个被视为向自我的全部真理的召唤的话。但是,这样理解终结其实就是从超越时间的意义来理解它。

#### 四

我们将从这些感觉与比喻中得出什么结论?如果有的话,它们贡献了什么?它们为不朽问题提供了什么暗示?需要注意的是,前述象征方式说的不是不朽,而是永恒——它诚然是不死性(deathless-

ness),但未必是我的不死性,不过它肯定与我的必死性有如此的联系,以至于我能够甚至必定和在我的存在中的或者属于我的存在的某物一起分享它。那会是什么呢?让我们进一步注意,在所有那些象征方式中,不是感觉领域而是行动领域,不是幸福与痛苦的物质而是决断与行动的精神,总之,不是我们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本性,处在与永恒的联系之中。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暗示。它首先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感觉不是具有持续性吗?不是在时间中延续,并且作为一种填充时间的内容,至少还可被看作无限期延伸的吗?而决断,在所有对时间最短暂的占用者之中,难道不是极小的延续量,完全处于瞬间,并且一经作出就和其转瞬即逝的现在一道无可挽回了吗?难道感觉不是渴望长存不朽,并告诉瞬间“哦,请驻足停留!”吗?而行动却不是一往无前、自我清理(selfliquidating, selbstliquidierend)、超越自己,甚至不希望停留也即结束吗?悖论在于,在持久性方面,我们应该在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的地方,寻找与永恒至今还不明确的关系。不过这悖论也许包含了它自己的暗示。因为有延伸的东西会或多或少地有延伸,却必定有结束。时间的连续性(duration)取决于量,但也被其范围所局限,它从感觉连续统一体的馈赠那里获得的益处,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对它自身内在性的限制。感觉尽可以持久,却不可能持久到它自身之外。<sup>⑦</sup>另一方面,自由活动产生于存在着的现在(existential now),这个现在的关键分叉(critical divide)只是偶然有了时间长度,并且不由偶然度量。它的感觉跨度的消失与延伸同样被一种超越的意义所拒斥,超越性(transcendence)对持续时间的长短漠不关心。因此,很可能是瞬间点而不是时间流(expansive of the flux),是我们与永恒的联系:“瞬间”并不是“静止的现在”,在其中,神秘的气息从时间的流动中散发出来,反之,瞬间恰恰是那种流动的发动机。在行为开始抓紧而不是放松时间的时候,它就向无时间性显示我们的存在,并随着决断使我们加速行动,更加抓紧时间。瞬间被它所发起的时间流动迅速吞没<sup>⑧</sup>,标志着就在我们把自己交给

稍纵即逝的处境时,我们向超越的敞开,在这构成绝对关切的本质的双重显示中,“瞬间”把责任主体置于时间与永恒之间。重新开始的机会一再从这“置于之间”(place-between)中产生,始终意味着投入此时此地。

所以,再说一遍,不是那些在我们的经验中持续最久的事物,而是持续最短且本质上最不利于持久性的事物,才可能将有朽和不朽联系在一起。那么,相比于我们已发现其不足的所谓“人之不朽”的字面意义,我们或可由此证据得出更好的含义。让我们至少怀着这份期待,通过这个暗示继续探索下去。

从这个方向探寻有关不朽的合理观念,就是要与这种现代性保持一致:它如此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存在的本质的时间性,意识到它与有限处境的内在联系,并且如此怀疑永久的自我存续的可能性与意义。这么做也与传统不朽观中最有意义的,尽管也是误用的方面保持一致。行为与勇气的瞬息闪光将因为尘世的英名而不朽,来世的报应将取决于一生中目的、行动与不作为的总量,唯有康德认为人的不朽可以从我们的道德存在得到论证——把它假定为“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理性。尽管我们发现英名的获取是可疑的,现世的功绩与永恒奖惩之间的关联是有缺陷的,对无限的可完善性及其所谓正当性的论证是无效的——可是这些不朽观中的正义,不同于那通过不灭实体进行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证,仍然为了其赋予决断和行为领域的超越性的尊严,<sup>②</sup>而要求我们的承认。那么,让我们跟随我们行动经验的暗示、自由与责任的暗示,采用“行为不朽”这个试验性的术语,引导我们探询一些引用过的比喻,这些比喻本身必定产生于那些经验性的指示。<sup>③</sup>我想选择两个这样的比喻<sup>④</sup>:“生命册”与超越性的“形象”。

## 五

“生命册”这个象征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犹太传统中,它指一种天国中的明细账,由此我们的“名字”将根据我们的应得加以登记: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行为获得被列为“永生”(for life)的资格。这当然意味着个人的不朽。但不同于根据应得看待算到行为

者头上的行为,我们也可选择通过只计算行为本身来看待它们,继而采纳关于生命册的不同观念,上面写满的是行为而非名字。换言之,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行为在永恒纪录中登记自身的可能性,任何在此以无论什么方式发生的行为进行登记的可能性。这种登记不是在时间的因果模式中进行并最终消失,反而是在超验领域以不同于现世的结果规则进行的,它在任何时候都在增加存在的未完成记录,永远改变着其计算的焦虑平衡。难道不可以大胆地更进一步吗?即我们如此加到这个记录上的东西,即使不是对我们自身未来命运,也对<sup>⑤</sup>那由统一储存的世间万物所保持的宗教账单(spiritual account)本身关切的事物,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外,虽然我们这些必死的行为者在我们行动所要参与的不朽中,没有更多赌注,可是我们的这些行动,以及我们借此把生命所变成的样子,也许正是不确定而又脆弱的永恒在我们身上下的赌注。面对自由这如此有风险的赌注!——那么,我们会成为永恒的一场试验吗?我们的必死性正是不朽自身及其根据的一场历险吗?我们的自由在机遇和风险方面都是最高的冒险吗?<sup>⑥</sup>

为了获得更多的启发,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个比喻,即由我们的现世行为持续不断地产生的超越的“形象”。<sup>⑦</sup>我们在几个版本的诺斯替文献中,特别是伊朗语文献中发现了它。

其中一个版本说地上的自我在天上有着对应者,即死后灵魂将与他相会:“我要去见我的形象,我的形象也来见我:它爱抚和拥抱我,仿佛我正从囚牢中归家”——曼达派文献如是说。<sup>⑧</sup>在美妙的珍珠之歌中,这“对应者”(最初被描述为“天堂的华装”)在与返回的“王子”相遇时,被王子认出是他本身自我的形象,相应地,“对应者”认为王子是这样一个人:“我在我父的房子里就是为他而被养育的,我在自身中感知到我的成长是怎样与他的劳作相一致的。”<sup>⑨</sup>那么根据这个版本,当每个人在地上劳作的时候,似乎就使他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安居”天上。不过,至于这个最终被托付给他的责任的自我的状态则是这样的:作为这个人永恒自我(eternal self)的象征,

它随着他的努力与行为而成长,它的形象(form)因他的辛劳而得到完善——否则我们必须加一句,就像A. 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所描述的那样,被那些劳作所糟蹋和玷污。在我们的文献里有关救赎的着重描述<sup>⑧</sup>中,这险恶但逻辑上不可避免的另一面通常被省略了。在那里,这种相遇本身标志着灵魂的尘世之旅的成功结局,并且带来两者的圆满融合、相互吸引,以及曾被短暂分离部分的重新统一。这种象征再次体现了自我本身的不朽。

然而,除了这种个体性的形象象征主义(image symbolism),还有一种集体性的形象象征主义,它并不把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分离的自我的永恒性联系起来,而是与神圣自我的圆满联系起来。我在此引用一篇摩尼的作品,它大约发现于1930年的埃及科普特语译本。“最终,当宇宙正在消亡的时候,那生命之灵(Thought of Life)将集合他自身,以最后的形象(Last Image)形成他的自我<sup>⑨</sup>……他将以他活的神灵(Living Spirit)捕获宇宙之光(the Light)与万物中的生命(the Life),把它纳入他的身体。”……“他把自己的灵魂集结于他自身,并以这最后的形象塑造他自己。当他从他自身中扫荡并清理出异在于他的不洁之物,吸纳光和万物中的生命到他自身,并把它纳入他的身体之时,你们将会发现他。然后,当最后形象在它的所有成员中完成的时候,它将……通过活的神灵从这伟大的斗争中被挑选出来……神灵降临……把成员们从……万物的消亡与终结中接引出来。”<sup>⑩</sup>

详述这种象征手法的确切的教条式意义,会使我们远离当前目的。谈论下述话题就足够了,即,那出现在末日被称为“最后形象”的东西,根据摩尼教的教义,是在整个世界进程中逐渐地建立起来的。整个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历史,都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它,并以“终极形象”使那不朽而又多愁善感的主神(deity)<sup>⑪</sup>回复它最初的完满。主神最初从“元神”(the First God)<sup>⑫</sup>那里流溢出来,一开始就屈服于黑暗和流变的危险,从而使物质宇宙既可能同时也必然地产生。——现在,无论是摩尼为这最初的神圣

屈服给出的原因,还是其它诺斯替宗教的猜想中更加复杂的理由,抑或一般而言,所有这些版本中共有的对物质自然的诋毁,对于具有坚决反二元论特性的现代思想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地,设置明确目标与时限的有限末世论既不适于我们对宇宙变化的无限连续性的信念,也不适于我们对以下说法的深深怀疑:宇宙的运转机制会在它内部和本身导致跟末世完满(consummation)同时发生的任何终结。<sup>⑬</sup>不过,整体“形象”这个主题却可以越过这些教条与情绪的障碍,向我们说明不少东西。让我们注意它对我们有什么潜在意义。

我当然会注意这些特征。在世界的时间流转<sup>⑭</sup>中(其流逝的现在总是为过去所吞没),一种永恒的存在(presence, Gegenwart)出现了。当它随着时间历程中的神性的欢乐与痛苦、胜利与溃败而被勾画出来的时候,它的真容就慢慢地显现了,<sup>⑮</sup>它也因此而保持不朽。不是终会消逝的行为者,而是他们的行为进入这正在生成的神性中,并不可磨灭地形成他从未确定的形象。上帝自己的命运,其所为与所不为(undoing),在这个宇宙中处于危险之中,他把他的实体托付给宇宙未知的进程<sup>⑯</sup>,人类则成为这至高无上而又总被背叛的信托的卓越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他把主神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认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而且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事实的假定性背景,它能证明那些对永恒问题的主观感受是有价值的。关于永恒问题,我们在良知的呼唤中,在重大决定时刻,在忠贞不二的行动中,甚至在懊悔的痛苦中,都能体验到——这些很可能正是对我们本性的不朽方面唯一的经验性见证,我们当前批判性的意识显然还愿意考虑它们。

## 六

但是,这零散的假定适合于什么样的完整的形而上学呢?

如果像人们有时候情不自禁地所做的那样,我让自己利用无知这个驾照(在这些情况下无知是我们的命运),开着神话或者想象这辆车子(这是柏拉图所考虑过的),那么我倾向于下面这样的想法。<sup>⑰</sup>

起初,出于不可知的理由,存在的本源或者上帝<sup>④</sup>醉心于偶然性、风险与无穷无尽的生成。也就是说,上帝进入时空的历险之后,未留下自己的任何东西,未留下没有触及<sup>⑤</sup>或未受损害的部分,以便指导、纠正并最终确保其创造中的命运的曲折实现。这种无条件的内在性是现代性所坚持的。现代性认真地思考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把世界视为任其自然的,其规律不受干涉,我们绝对属于世俗世界,这一点不会被天意所改变,这些看法都反映了它的勇气或绝望,无论怎样都反映了它令人不悦的诚实。同样地,我们的神话也假定了上帝在世界中的存在。但是,上帝不是在泛神论的内在性这个意义上存在:如果世界与上帝是同一事物,则世界在每一时刻与每种状态下都体现了上帝的完满,而上帝也不可能有所得失盈亏。毋宁说,为了世界可以存在并且自为地存在,上帝起初放弃了自己的存在,消除了自己的神性——最后又从时间的漫长历险<sup>⑥</sup>中重获神性,这历险充满着不可预见的现世经验的偶然收获,要么美化要么甚至可能丑化神性。在这种为了无偏见的生成而进行的对神圣完整性的自我放弃中,没有任何其它预知(foreknowledge, Vorwissen)能被接受,除了可能性的预知,它们由宇宙存在根据自身状况提供:上帝把他的事业交给宇宙<sup>⑦</sup>,自己却站在世界的幕后。

上帝的事业万古长安,掌握在宇宙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缓慢之手——不过,我们可以不断地回顾性地猜想物质的螺旋式运动(gyrations, Kreisen),它累积到越来越有希望的程度,以至于使宇宙经年累月的劳作(labors of time)产生了一种永恒的伴随物——从晦暗的内在性中曲折地出现了超越性。<sup>⑧</sup>

终于产生了第一次的生命律动——世界的一种崭新语言:随之而来的是永恒领域中日益强烈的巨大关切,以及生命生长中向其多样性恢复的猛然一跃。它正是这个变化了的神一直在等待的世界事件,也正是有了这种事件,他慷慨的赌注开始有了回报。无限增多的感觉、知觉、斗争与行动越来越多样而又强烈,高居于物质那无声旋涡式运动之上,永恒

从中获得了力量,充满着自我肯定的一个又一个内容,这苏醒的上帝可以第一次宣称创造是善的。

但要注意,与生命如影随形的是死亡,必死性是生命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不得不为其自身付出的代价。如果恒久性是问题的关键,那么生命首先就不应该产生,因为它绝不像无机物那样具有持久性。它在本质上是有风险、可腐坏的存在物,是必死的历险,它根据自身短期的新陈代谢有机体这种条件,从持久的物质那里获得个体自我借用的<sup>⑨</sup>有限的生命历程。然而,正是通过这迅速获得的有限个体的自我感受、行为与遭遇,还有因有限性的推动而被提高的意识水平,神圣的景象迸发出异彩,神性也开始经验到自身。如果必死性是分离独立的自我的基本条件,自我通过自保本能反映了自身在整个有机界中是如此的珍贵,如果这必死性的产物是永恒的食粮,那么对那些被托付的永恒的实现者,也即进行自我肯定的自我来说,要求不朽就是不合理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它每次都竭尽全力地暂时避免灭亡,这恰恰暗示着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还要注意,在出现知识之前的无知生命中<sup>⑩</sup>,上帝的事业是不会犯错的。进化产生的任何物种差异都增加了情感与行动的可能性,从而丰富了存在本源<sup>⑪</sup>的自我经验。在此过程中每一种新打开的世界-反应(world-response),对于上帝试验他隐秘的本质,以及通过这种世界历险(world-adventure)的惊奇发现他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形态。进化的所有紧张劳动的成果,无论是引人注目还是微不足道,都增加了现世的永恒超越性财富。如果这对不断扩展的多样性谱系的确如此,那么对日益提高的生命觉醒<sup>⑫</sup>与激情(随之而来的是动物知觉与运动能力的双重提升)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比任何时候都更敏锐的欲望与恐惧、欢乐与痛苦、大喜与大悲、仁爱与残暴——它们这种强烈的敏锐正是神圣主体的收获。<sup>⑬</sup>这些不计其数又从不迟钝的生命体验<sup>⑭</sup>(从而死亡与新生的必然性),提供了神性由之而重构自身的调和的本质(tempered essence)。所有

这些都是进化通过其丰富的活动和严格的推动提供的。进化的产物正是通过追求生命的自我实现证明这神圣历险的正确性,甚至他们的苦难都增加了这交响乐的丰富性。因此,上帝在这场伟大的进化博弈中不会失去善与恶的面向。

然而在生命的无知的庇护下,上帝还是不能彻底获胜,于是他在回应无意识的内在性活动缓慢采取的方向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期望。

接下来,上帝震惊了,因为进化被自身的驱动力带动,发荣滋长,越过无知生命所止步的门槛,一种全新的成败标准掌控着这神圣的赌博。人的出现意味着知识与自由的出现,有了这份特别像双刃剑一般的礼物,单纯低级的自我实现的生命主体的无知,已经让位于因善恶对立而来的责任担当。这最终显现的神圣事业从此被交给这既有希望也有风险的责任行为(agency, Vollzugsdimension),<sup>③</sup>而它的结局却处于紧要关头。上帝的形象由宇宙缓慢地开启,长期处于形成之中,至今悬而未决,在前人类生命由宽到窄的螺旋式进化中,随着这最后一旋,随着进化运动的一次突变式的加速,现在交给不确定的人类,将通过他对自身和世界的所作所为,要么被完成,要么被拯救,要么被破坏。在其行为对上帝的命运以及这整个永恒存在的巨大影响中,存在着人类的不朽。

随着人类的出现,超越性也意识到它自身,从此凝神屏息,以希望与召唤、欣喜与悲伤、赞许与不悦伴随着人类的行为——而且我想,即使在不干涉他的世俗事务时,它都使自身对他是可知可感的:它难道不可以这样吗——当它徘徊于人类行为那摇摆不定的记录时,<sup>④</sup>通过对它自身状态的反映,这个超越者(transcendent)难道不是在人类境遇上投射了光明与阴暗吗?

## 七

这便是我愿信以为“真”的试验性神话——在这个意义上相信:神话也许碰巧预示着一一种必定不可知、甚至在直接的概念上不可言说的真理,而这真理通过向我们最深刻的经验发出暗示,要求我们能以

可撤回的(revocable)、神人同形同性的形象间接阐述它。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形而上学门可罗雀的情况下,在它重新找到自己的话语之前,我们必须冒险把自己交给这确实不可靠的神话媒介。神话只要意识到自己的试验性和暂时性,只要不标榜为教义,就能以其短暂跨度从中断的必然性那里架起真空之上的桥梁。不管怎样,我在本课题的压力下确实感到破例被它所吸引,就是哲学在无助时甚至也不得否认这一点。

继而以同样的思辨方式,从我的神话暗含的形而上学可以得出某些伦理方面的结论。首先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如何生活的超越性意义。如果有人正如我们所述,是“为了”而非“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如果我们的生命历程成为神圣面容中的线条:那么我们的责任就不再只从因之而往往微不足道的世俗角度来规定,而要达到那样的程度,即在那里责任效力遵循超越因果性的内在本质的标准。其次,由于超越性随着我们行为的非常模糊的结果而更加摇摆不定,所以我们对永恒的影响可善可恶:我们可以构造也可以破坏,可以治愈也可以伤害,可以滋养神性也可以让它匮乏,可以美化也可以丑化它的形象——创伤与荣耀共存。因此,对我们行为的不朽没有理由沾沾自喜——最应经常被希望的不如说是它们不留痕迹。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已留下了它们的痕迹<sup>⑤</sup>,不过并非留在个体的命运中。<sup>⑥</sup>个体生命本质上是短暂而不是永恒的;特别是人这个不朽事业的有死的受托者,作为永恒借以使自己由时间决定的手段,只不过片刻地享有自我。由于个人的自我产生于变化之中,转瞬即逝,因而是永恒的赌注。因此,正是在有限生命不可重复的情况下,永恒问题必须一再被决定,因为无限持续的时间将削弱决断的紧急性,并剥夺它的迫切呼唤的机会。<sup>⑦</sup>

除了没有这种本体论上的考虑,人类对不朽这份礼物也没有道德上的要求。承认对自我的享有,人类也就承认了不朽得以出现的条件;与其说拥有不朽是人类追求“更多”的权利,不如说是他应该感

激存在的赐予,感激那使不朽成为可能的东西。<sup>⑤</sup>因为原本就没必要有一个世界存在。“有为什么胜于无”<sup>⑥</sup>这个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应该防止我们把存在视为自明之理,把它的有限性视为瑕疵或者其权利的减少。更确切地说,存在的事实就是神秘中的神秘——我们的神话已试图以一种象征方式反映这一点了。上帝这个永恒的本源通过不再追求自身的白璧无瑕,允许世界存在。所有受造物都将其存在归功于这种自我否定,并随之获得了从超越处获得的一切。上帝已把他自己全部交给了这个生成的世界,再也没有什么可给的了:现在轮到人类要去给予他了。人类可以通过这样做来给予,即不让下面的事情发生,或者不要发生太多,也不是因为他而发生——创造了世界“使耶和華感到后悔”。<sup>⑦</sup>这也许正是“三十六义人”的秘密,根据犹太传统,世界永远也不会缺乏这样的人<sup>⑧</sup>:有了善对恶更强的影响力(*superior valency, kraft der überwertigkeit*)(我们希望在事物的非因果逻辑中获得它),他们灵魂中潜在的圣洁能够多于无尽的罪过,能够公平处理一代人之间的事务,能够确保无形领域的宁静(*serenity, Heiterkeit*)。

可是,那宁静或者相反的,对于我们地上的生活重要吗?<sup>⑨</sup>它会触及它吗?在我的探索之旅的最后阶段,请让我把它与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那些从来未能把自己登记到生命册上的人们怎么办?他们的行为或善良或邪恶,或伟大或渺小,就因为他们在有机会之前生命就已消逝,或者他们的人性在最残酷、最彻底以至无人能够生存的恶劣环境中被毁坏了。我想到奥斯维辛被毒杀继而被焚烧的孩子,集中营中面目全非被剥夺人性的幽灵,我们时代其他人类大屠杀中所有其他无数的受害者。在人们心中,他们的苦难很快就会被淡忘,而他们的名字甚至会被忘得更快。他们也没有获得另一个机会,因为永恒没有及时补偿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那么,他们就被阻挡在不朽之外了吗?可是甚至连摧残与谋杀他们的人都能获得不朽,因为那些人能够行动——可恨而又负有罪责,从而把他们邪恶的印记留在永恒

之脸上。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宁愿相信:在败坏和蹂躏人性的地方有高处的悲泣;有一声悲叹回应了对无耻劫难的高声控诉和怒吼——对每个被如此肆意地迫害的生命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所犯下的可怕罪过,每一次发生都是上帝受挫的努力。“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sup>⑩</sup>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一片振聋发聩的哭嚎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腾空而起,像一团乌黑的诅咒之云笼罩着我们的世界?永恒在凝眉俯瞰着我们,自己也深受伤害,并且深深不安?

难道我们就感觉不到它吗?我认为可以,尽管我谈论过世俗领域中封闭的内在性。因为那连接我们的存在与超越状态,并使后者依赖于我们行为的隐秘的同情,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在双方发挥作用——否则我们就没有内在性的证据可以援用,而我们有关永恒的全部主张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果真如此,则超越状态就会像我们已经让它实现的那样,反过来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有时候会感觉到,尽管大多数时候不会,而现在也许又在极为错乱(*distemper*)的当代意识中,被普遍不安地感觉到了。人类的事务在我们手里并没有发展得顺利如意。幸福躲避着我们的追求,意义嘲弄着我们贪婪的需要。可以是这样的吗?即:由于被添加到多层次之上,却又从未充分地从内部解释原因,因此我们的历史存在,还有我们通过我们时代的弥天大罪引起的超越性秩序的混乱,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现代性自身也许就吊诡地反映了它所否认的不朽。这样说是合适的——多的我不敢讲——如果被屠杀者享有不朽,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那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消除我们额上的阴影,并通过在无形世界恢复宁静而为我们身后的人们赢得新的宁静的机会。

然而,即使没有他们的阴影,核弹的阴影无疑也在那里提醒我们,从再清楚不过的尘世意义(*terrestrial terms*)看,上帝的形象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中。在这些情况下,永恒问题和世俗问题一起处于险境——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可以防止我们听天由

命地顺从核战之类的诱惑,或更糟的“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eluge)这种祸世之罪。我们的确在摇晃的手中握有神圣历险的未来,决不能让他(Him)失败,哪怕会让我们自己失败。

因此,在幽暗的光照下,在我们徘徊的最后,我们可以辨别出人类的双重责任:一方面根据世界的因果性,据此他的行为结果或远或近地伸向未来,在那里,责任终会消失;同时另一方面根据它对永恒领域的影响,在那里,它永不会消失。一方面因为我们有限的预见与世界事物的复杂性,更多受到运气与机会的制约;另一方面遵循已知的诫命,它们以圣经的语言表述出来,<sup>⑥</sup>离我们的心不远。正如我所指出的,甚至还可能有第三个方面的责任,它产生于无形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其中永恒不干涉万物的物质进程,却将它无所不在的精神氛围传递给一代人,他们将不得不怀着它而生活。

但是前两个方面的责任已足以召唤我们履行使命。尽管我们既没有来世的永恒生命,也没有现世的永恒轮回,<sup>⑦</sup>可是如果我们在短暂的一生中,服务于受到威胁的有朽的事务,帮助这苦恼的不朽的上帝,我们实际上就能拥有不朽。

本文选自“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作者于1973年修订翻译为德文版“Organismus und Freiheit: Ansätze zu einer philosophischen Biologie”,译文参照德文本校译,德文标题是“Unsterblichkeit und heutige Existenz”(不朽与现代存在),并且去掉了副标题。特别感谢约纳斯的小女儿G.约纳斯女士授权译者在中国大陆翻译发表本文。——译者注

作者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此文献给阿伦特。由于两人是终生的朋友,后者在《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等著作中都讨论过不朽问题,因此我们猜测作者是以此文呼应阿伦特的不朽观,因此题献给她。——译者注

#### 注释:

①本文最初宣读于1961年哈佛大学英格索尔讲座,随后发表在《哈佛神学评论》上(1962年总第55期,第1—20页),它成为P.莫兰(Philip Merlan)的文章《死亡、将死(dying)和不朽》以及M.纳坦森(Maurice Natanson)的驳论《死亡与不朽的辩证法》中深入讨论的主题(《太平洋哲学论坛》,1964年第3、1期,第3—45页和第70—79页)。在私人交流中应该有广泛的评论加到这些公开的讨论中。后者中有R.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透彻的评论,它和我的回复一起,作为附录出现于这篇德语期刊论文《在虚无与不朽之间》(约纳斯著,哥廷根1963年,第63—72页)。——拙作一字不动地重印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停止思考,而仅仅是我在各位同仁的帮助下既没有成功地超越此文的初步立场,又没有感到在他们的压力下要放弃它。

②英文是intellect,德文为Verstand。——译者注

③英文是appeal,通常意为诉求、呼吁,德文是Resonanz,意为共鸣、回应,现结合英德文译为“吸引力”。——译者注

④这里是指人们对不朽的相信或者不相信。——译者注

⑤此句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⑥英文是opening,德文是Zulaß,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⑦在整个古希腊文献中,从荷马到柏拉图,对此都有阐述。柏拉图记录了这个理想的哲学困扰(overcoming, überwindung),不过借狄奥提玛的话语做出了意味深长的表达:“只要想到男人们的野心,你就会奇怪他们何以使用那些疯狂的方法,除非你考虑到他们是如何被永垂史册的渴望给激发起来的。他们愿意冒一切风险,比他们为子女所愿冒的风险还要大得多;他们愿意倾家荡产,历经千辛万苦,甚至不惜牺牲,只为留下一个不朽的名声。你能想象阿尔塞提斯(Alcestis)会为了救阿德墨特斯(Admetus),而死吗?阿喀琉斯(Achilles)会为了替帕特罗克鲁斯(Patroclus)报仇而死吗?或者你们自己的科德罗斯(Codrus)会为了替他的儿子们保住王位而死吗?哦不,我深信所有人都只是为了不朽美德的英名而做一切事情,他们越是优秀,就做得越多,因为他们渴望不朽”(《会饮篇》208c-d;B.乔维特译)。也许对这种理想最崇高的表述出现在伯里克利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阵亡雅典人的葬礼演说中:“他们每个人为了被后世铭记,赢得了永久的赞美,随之而来的是最庄严肃穆的墓穴,它们不是将士们的埋骨之所,而是他们灵魂的归依之地,在那里他们的荣耀与日月同辉,一有机会就激发后世发扬光大。因为整个地球就

是英名者的墓园,他们的故事不仅刻在他们故土的石头上,而且远涉重洋,潜移默化地融入异国他乡者的生命之中”(修昔底德, II 43; 齐默尔译,《希腊城邦》第 207 页。)——不久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种(所有地方)纯粹的古老情愫,当时我们的一位正在接受训练的宇航员被问及是什么促使他自愿参加这项任务,他回答道:“坦率地说,是名垂不朽的机会,我愿为此而献出我的生命。”这个回答简单明了,毫无疑问是坦诚的。同时,一些事件可能也会引人思考下述问题:除了奉献和能力的价值之外,还有多少机会和运气(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还有未知的其他人的)支配着这种不朽。

⑧原文是 The dimension of this living - on is the dimension itself in which it is earned; the body politic. 现综合英德文意译。——译者注

⑨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为什么荣誉不能成为“善”:它取决于授予者而非接受者,而善必须是一个人自身不可剥夺的组成部分。进而言之,我们寻求它,也就是善的名声,作为对我们确实为善的确认,这种确认产生于那些有良好判断、对我们有充分认识并将荣誉授予美德(美德在此意味着最基本的善)的人(《尼各马可伦理学》,1095<sup>b</sup> 22 - 30)。

⑩英文是 party lines(政党路线),但德文是 Parteidisziplin, 现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⑪英文是 Madison Avenue, 指纽约市美国广告公司集中的麦迪逊大街,德文为 Reklametechnik, 因此根据上下文意译为“广告满天飞”。——译者注

⑫此句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⑬此句在论文最初所发表的刊物中没有出现,在后来的德文版中也没有。——译者注

⑭本句中 too worldly wise to trust in the worldly causality, 按照 too... to do sth 的公式,是“过于世故,以至于不相信事物的世俗因果性”,但是当 too 后面的语汇表示态度、状态或心情等时,不定式后面的内容可以理解为肯定意义,德文版表达的就是肯定意思,根据上下文我们认为译为肯定意义更契合作者的思想。此句中的“监管者”,英文是 repository, 德文是 Verwalter, 根据德文本翻译。——译者注

⑮英文是 a moment's miscalculation, failure, or folly 德文是 möglichen Fehlurteil, Versagen oder Leichtsin, 综合英德文翻译。

⑯英文是 appearance, 德文为 Erscheinung, 在哲学领域此词常被译为现象,一般情况下也被译为表面现象或者表象,我们采用李秋零先生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这个翻译。

⑰non - guaranteed attainment, 直译为“未被确保实现的获得”,为使意思更清楚,采用现译,呼应前文“被错过的满足”。——译者注

⑱此句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⑲后半句为德文本所加。——译者注

⑳Buchwald, 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于 1937 年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立的集中营,预计共有 56000 人受害,其中大约有 11000 名犹太人。——译者注

㉑此句两处“本体”在德文本中都是 intelligible, 可译为“智性的”。——译者注

㉒before and after, 本意为“前后”,根据上下文,综合英德文翻译为“前世和后世”。——译者注

㉓此句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㉔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㉕这一小句的英德文分别是 endlessly reaffirming what is yet each time only once; endlos neu bejahend, was doch jedesmal nur einmal ist 现综合英德文翻译,“每次”当指每一次的轮回,“只有一次”应该是指只有一次的生命及其机会。——译者注

㉖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㉗因为任何感觉都有终结的时候。——译者注

㉘英文是 reclaimed, 德文是 verschlungen, 综合英德文根据德文翻译。——译者注

㉙英文是 by the transcendent dignity, 德文是 um der transzendenten Würde willen, 意思是“为了超越性的尊严”,根据德文版翻译。——译者注

㉚英文是 intimations, 德文为 Erfahrungsanzeigen, 根据德文翻译。——译者注

㉛根据德文翻译。——译者注

㉜英文是 not indeed for... but for, 德文是 wenn auch... so doch, 后者更合理,因此根据德文翻译。——译者注

㉝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㉞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㉟Ginza, left, 3 I(end): M. Lidzbarski (tr.), *Ginza. Der Schatz oder Das Grosse Buch der Mand* 7 er. Göttingen 1925, p. 559, 29 - 32. 在一份阿维斯陀语文献中,这个形象对灵魂这样说话:“啊,我是朝气蓬勃的善思、善言、善行、善意,这一切正是你自己的个人良知……你以崇高、善、爱美过我……我现在以这些呈现于你”(Hādokht Nask 2.9 ff.)。

㊱珍珠之歌(或者灵魂的赞美诗)是一首诺斯替教派的诗歌,被收入可能是伪托的《使徒托马斯行传》:在文本与解释上

参阅 H. 约纳斯《诺斯替宗教》，波士顿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章第 112—129 页；参考书目同上，第 296 页。

⑳英文是 *salvational turn*，德文是 *Heilsbetonung*，根据德文翻译。——译者注

㉑或者“最后的塑像”：科普特语采用了希腊语汇 ἄνδριος (英文本是 *the Coptic uses of Greek word andrias*，但作为论文发表的注释是 *the Coptic uses the Greek word ἄνδριος*，这跟德文版一致，显然系误印——译者注)。

㉒ *Kephalaia V. 29, 1-6; XVI. 54, 14-24: Manichäische Handschriften der Staatlichen Museen Berlin. Bd. I; Kephalaia, I. H. 1fte. Stuttgart, 1940.*

㉓译为“主神”是因为在诺斯替宗教中还有一个居于其下的次神 *demiurge* (也译为“德穆革”或“造物主”)。——译者注

㉔英文本在此词后面加了个括号，说又称为“原始人” (“*Primal Man*”)，德文本只说 *Urmensch* 产生了主神，显然这两个版本中的原始人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原始人，因此正文只保留“元神”的说法。

㉕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㉖英文是 *temporal transactions*，德文是 *zeitlichen Geschehen*，因此根据上下文和德文本作此翻译。——译者注

㉗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㉘英文是 *dealings*，德文是 *Prozess*，根据德文版翻译。——译者注

㉙本段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㉚英文版是 *the Divine*，德文版直接说“存在的神圣本源”，根据全文我们把这个词译为“上帝”。约纳斯在文中分别用了 *deity*、*the Divine*、*God* 这些词，我们认为大致上都是指同一个神，*deity* 是诺斯替宗教中的主神，他从元神那里流溢出来，自己并不直接参与创造宇宙，而是在他之下的次神及其他宇宙主管创造的 (参见方秋明：《“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年，第 28—29 页)。受此影响，约纳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圣经》的创世的试验性神话，上帝一开始做了“甩手掌柜”，让宇宙自身去生成，直至生命特别是人类出现，上帝才开始苏醒过来。因此此处和下文中的上帝是约纳斯借用于诺斯替宗教中的主神而来的上帝。——译者注

㉛英文是 *uncommitted*，德文是 *unergriffener*，根据德文版翻译。——译者注

㉜ *Odyssey*，源自希腊史诗《奥德赛》，相传为荷马所作，描述了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辗转十年返回家园的种种经

历。在文中指漫长历险。——译者注

㉝英文是 *these*，德文是 *diesen Bedingungen*，根据上下文直接译为“宇宙”。——译者注

㉞本段有些不好理解。作者的意思是本来无生命的物质通过无数时间的偶然性运动，最终借由内在性产生超越性，进而产生了第一个生命大分子，最终进化出生生不息 (永恒) 的有机生命。因此我们结合英德文和上下文翻译，有一定的意译的成分。——译者注

㉟英文版是 *borrowed*，德文版是 *zum Darlehen*，有些费解，可能类似于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意指有机物只是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借居一段时间。——译者注

㊱英文是 *with life's innocence*，德文是 *in der Unschuld des Lebens*，根据德文本翻译。——译者注

㊲德文版是 *göttlichen Grundes* (神圣本源)。——译者注

㊳英文是 *pitch*，德文是 *Wachheit*，后者更契合文意，因此根据德文本翻译。——译者注

㊴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㊵英文是 *incidence*，德文是 *Durchleben*，根据德文本翻译。——译者注

㊶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㊷此句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㊸原文是 *traced their line*，意为“画下了它们的线条”，而且德文版还加了一句：*und diese bleibt*，因此根据上下文综合英德文译为“留下了它们的痕迹”。——译者注

㊹英文是 *as the individual's destiny*，德文是 *im Schicksal des Individuums selbst*，根据上下文和德文翻译。——译者注

㊺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㊻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

㊼关于有无问题的讨论参见约纳斯：《责任原理——现代技术文明伦理学的尝试》，方秋明译，世纪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3，第 61—66 页。——译者注

㊽创世纪 6:6-7。

㊾ *Sanhedrin 97 b; Sukkah 45 b.*

㊿从此句以下直到“然而，即使没有他们的阴影”，在德文版中都被删除，并做了一定的改写。本文根据英语原著翻译。——译者注

①创世纪 4:10。本句翻译参考了中文版《圣经》研用本。——译者注

②申命记 30:14。“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圣经》研用本，经文系译者所加)

③综合英德文翻译。——译者注